絮語古畫中的昆蟲

洪章夫

昆蟲向來是文人墨客題詠入畫的要角。古人所畫的昆蟲若有題款，畫的意境及涵意就有了說明；無款的古畫，則賴後人依畫的內容代擬畫名。只是後人代擬的畫題，往往存在著因昆蟲物種鑒別的疏失，誤解了作品原有題旨的可能，更遑論來者再據這有誤的畫題詮釋畫中的意境和內涵，自是積重難返，相去原意更遠。何況即使有題款的古畫，有時畫家也會無意中把蟲的樣貌「畫錯」了。此類問題，筆者已於本刊第三二一期「螽斯」及第三四六期「絡緯」二文中指出。今再次從昆蟲學角度，平議古畫中其他昆蟲繪製和題識的良窳，兼述後人研究古畫時，所面臨的可能問題。

蝶、蛾之別

「蝶、蛾」之別，自古分明。《說文》中蝶作「蜨，蛺蜨也。从虫，枼聲。」蛾作「蛾，蠶化飛蟲。从虫，我聲。」；《玉篇》的蝶作「胡蝶」蛾作「蠶蛾」；《埤雅》註「蝶」曰：「蛺蝶粉翅有鬚，一名蝴蝶。」註「蛾」曰：「蔪生蛾，蛾生卵。」；《蟲薈》謂：「蛺蝶或作蛤蝶，即蝴蝶也。四翅有粉，好嗅花香，以鬚代鼻，春月甚多，又名春駒。」又註「蛾」曰：「即蠶蛾也。其狀頗類蝶而眉曲如畫。」。《詩經．衛風》「螓首蛾眉」的「蛾眉」和《蟲薈》的「眉曲如畫」，都是指雄蛾的羽毛狀觸角。

就昆蟲學而言，蝶類與蛾類是屬於鱗翅目的兩亞目。白晝在外面翩翩飛舞的，絕大多數是蝶類，只有少數蛾類如天蛾（圖一）在白天活動；夜晚飛來撲燈火的，才是蛾類。蝶類體軀細瘦較爲活潑，蛾類較肥粗而遲鈍。休息時，蝶類能將翅膀豎立在背部，蛾類的翅則多平展或斜置於背有如屋脊。蝴蝶頭部有一對棍棒狀或球桿狀觸角，這也是與蛾類在外形上的主要區別（蛾的觸角形狀多樣）。可能是因爲蛾類一般不在白天活動，入畫的大多是蝶類。

圖一　咖啡透翅天蛾，以騰空的姿態吸食各種野花。　林義祥提供

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的〈寫生蛺蝶圖〉，圖卷上並無作者款印，不過一般都認爲出自宋代趙昌之手。雖然晉崔豹《古今注》曰：「蛺蝶一名野蛾，一名風蝶」，但是昆蟲學裡的「蝴蝶」，是「蛺蝶、鳳蝶」有別。因此圖中央雖然有兩隻蛺蝶，但是右上角那隻是鳳蝶。所以若要爲這幅畫代擬畫題，用〈寫生蝴蝶圖〉比較適當。明陸治寫生冊的〈杏花蝶蛾〉畫的則是鳳蝶，不是夜晚才出來的蛾類。

五代後蜀滕昌佑的〈蝶戲長春圖〉只有作者款識「滕昌佑繪」。拖尾五題跋之二如下：

右宋內秘滕昌佑蝶戲長春圖，用筆娟秀，氣韻飄舉，無不合度，直可上逼唐人畫法。而凝思儲想又在筆墨蹊徑之外，乃勝華得意之作也。玉山顧瑛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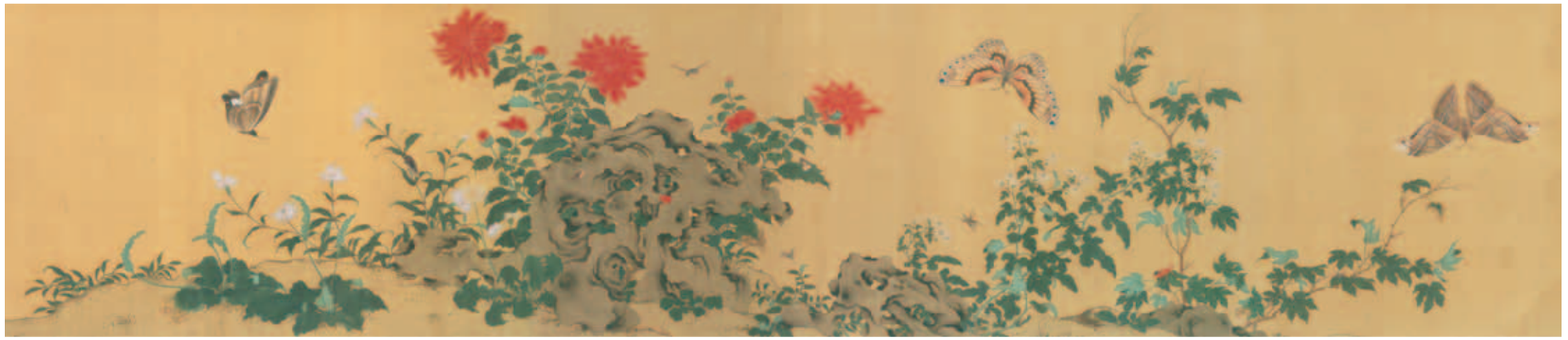
寫生之妙，世稱黃要叔眞得三昧。今觀滕昌佑此卷，精神動人，能奪造化者。當勝黃笙一籌矣，寶之。天水趙璠題。

可見後人對此畫稱讚之至。

〈蝶戲長春圖〉並非出自勝昌佑之手，乃後人僞託之作，幅後的提跋亦不眞，畫的有蝶、有蛾。右邊那隻不是蝴蝶（圖二a），是一種屬於天蠶蛾科（Saturniidae，亦稱大蠶蛾科）的蛾類。（圖三）天蠶蛾類大多數是夜行性，也有一些種類在白天活動（尤其是雄蛾）。此畫中的天蠶蛾，無法確定其種類，不過其觸角不是羽毛狀，所以不是雄蛾。中間那隻是蝴蝶，但觸角卻是羽毛狀，一如雄蛾。至於左邊那隻蝴蝶的觸角如何，畫面不清無法明辨。因此，此「有蝶、有蛾」之畫，畫題用〈蝶戲長春圖〉有欠適當，所畫「有羽毛狀觸角的蝴蝶」，也非「寫生」之作。（圖二）

南宋佚名〈青楓巨蝶圖〉中的「巨蝶」，也是一種天蠶蛾（觸角是羽毛狀，所以是一隻雄蛾）。楊飛、馬躍主編《中國花鳥名畫全集》中的說明，說是「蝶撲楓葉搖」、「作者用筆精細，把卷曲、鮮嫩的楓葉及巨

圖四　明　陳洪綬　花蝶寫生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二　五代後蜀　滕昌佑　蝶戲長春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交尾，可見樗蠶蛾是夜行性的種類。

樗蠶蛾幼蟲的食性雜，最喜食樹種爲臭椿樹（筆者註：樗，又名「臭椿」），其他寄主植物有烏桕、香椿、冬青、含笑、梧桐、樟樹、懸鈴木、刺槐、泡桐、楓楊、梓樹、鹽膚木、花椒、柑桔、核桃、葉子花白、蘭花等，獨無此畫中的楓樹。

清余省的〈百蝶圖〉，也有數隻不在白天出來飛舞的蛾類。此外，明陳洪綬〈花蝶寫生〉（圖四）的蝴蝶，觸角是鑲毛狀，有如雄蚊。清顧仲清、徐令〈羅浮仙蝶圖〉中的蝴蝶，觸角也是鑲毛狀。所以顧仲清徐令所畫那隻停在地上的蝴蝶，除了有雙對鱗翅之外，蟲身就宛如雄蚊了。（《中國花鳥名畫全集》）

詩詞裡的黃蜂、胡蜂和蜜蜂

蘇軾〈木蘭花令〉詞上片云：「垂柳陰陰日初永，蔗漿酪粉金盤冷。簾額低垂紫燕忙，蜜脾已滿黃蜂靜。」「蜜脾」是指蜜蜂以蜂蠟造成連片的巢室，其形狀像脾，故名。昆蟲學的「黃蜂」（yellow jacket），是胡蜂類的俗稱之一。胡蜂（圖五）雖然也是有社會性行爲的昆蟲，常見築巢於住家屋簷，但是不釀蜜。詩詞裡，黃蜂和紫蝶常常一起出現，如李商隱〈二月二日〉詩的「紫蝶黃蜂俱有情」和〈閨情〉詩的「黃蜂紫蝶兩參

圖二a　五代後蜀　滕昌佑　蝶戲長春　局部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圖三　眉紋天蠶蛾雄蟲　林義祥提供

蝶描繪得栩栩如生。」賀文榮所作此畫的「圖版說明」，就只說：「是圖所繪巨蝶（樗蠶蛾）占據了畫幅近五分之一空間，并居於醒目的右上方，使圖中之『勢』主要由樗蠶蛾來引領。」稱讚此作「用筆精工，色彩搭配和諧，構圖別致，頗富匠心。」不提樗蠶蛾白晝飛舞的畫面。（浙江大學中國古代書畫研究中心編，《宋畫全集》）

樗蠶蛾學名 *Samia cynthia*（亦作 *Philosamia cynthia*），原產地可能是山東。目前分佈於中國河北、山東、吉林、遼寧、河南、陝西、江西、江蘇、浙江、四川、福建、北京等省市，以及朝鮮、日本、法國、奧地利、義大利、美國、烏拉圭等國。根據來自河北、福建、遼寧、上海和寧波等地區的研究報告，此蛾的成蟲白天棲息在寄主樹隱蔽處或建築物的牆體屋簷下，靜止不動，夜間飛出來交尾、產卵，晚上九點至凌晨二、三點最爲活躍。一八六〇年代開始陸續自中國引入美國，目前分佈於東部的樗蠶蛾，也是在夜晚十點至十二點之間

差」。詩人們未必知道是什麼蜂，描述時可能就根據顏色直稱「黃蜂」。不過蘇東坡在〈蜜酒歌〉、〈安州老人食蜜歌〉及其他作品裡用「蜜蜂」，可見他知道什麼是蜜蜂，所以「蜜脾已滿黃蜂靜」應該是避免同一句使用兩個「蜜」字的修辭問題。

唐徐凝〈題開元寺牡丹〉詩云：「此花南地知難種，慚愧僧閑用意栽。海燕解憐瀕脾睨，胡蜂未識更徘徊。虛生芍藥徒勞妒，羞殺玫瑰不敢開。唯有數苞紅萼在，含芳只待舍人來。」除了不釀蜜之外，胡蜂類也不采花粉。牠們嗜食糖性物質，如花蜜及成熟的水果等。幼蟲爲肉食性，靠

圖五　胡蜂科的黃長腳蜂　林義祥先生提供

職蜂獵捕昆蟲及其他小動物或腐肉餵飼。這裡的「胡蜂」徘徊牡丹花間，也應該不是昆蟲學的「胡蜂」。唐李賀〈惱公〉詩云：「弄珠驚漢燕，燒蜜引胡蜂。」「漢燕」對「胡蜂」，所以可能詩詞裡的「胡蜂」，只是指外來的蜜蜂。依據《本草綱目》的解釋：「黑色者名胡蜂」，因爲李時珍說：「凡物黑色者，謂之胡。」不過李時珍的「胡蜂」，確實是昆蟲學

圖六　清　楊大章　剪秋羅蜜蜂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圖七　清　楊大章　稻穗螳螂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裡，不釀蜜、不采花粉的「胡蜂」。《本草綱目》提到的「釀蜜之蜂」，有「野蜂、家蜂、石蜜蜂」三種。除了「黃蜂」、「胡蜂」之外，詩人們也常常只用「蜂」字來指蜜蜂。但是古人所畫的「蜂」是不是蜜蜂，卻是「有圖爲據」無模稜兩可的空間。

古畫中的「蜂」

清楊大章的〈剪秋羅蜜蜂〉（圖六）無題款，乾隆戊子御題詩文曰：

秋風涼矣弗須羅，
更費工夫翦則那；
祇有細腰蜂不去，
釀成冬蜜欲封窠。

高宗的詩題是〈翦秋紗細腰蜂〉（《御製詩集》三集）。可能是因爲詩文中說「釀成冬蜜」，後人遂以〈剪秋羅蜜蜂〉稱此畫。不過楊大章畫的是胡蜂，不是細腰蜂。細腰蜂的腹柄細長而顯著，故名。成蟲以泥土在牆角、屋簷或岩石、土壁築土室，或掘穴於地中，獵捕鱗翅目幼蟲與直翅目昆蟲等封貯室中，供子代幼蟲食用，所以又稱「泥蜂」。胡蜂和細腰

蜂雖然都屬於膜翅目昆蟲兩亞目之一的細腰亞目，但是兩者都不會釀蜜。楊大章的〈藍雀花蜜蜂〉也是無題款，畫的確實是會釀蜜的中國蜂。高宗的〈藍雀花蜜蜂〉詩中，就提到「蜜蜂祇認是眞雀」（《御製詩集》三集）。乾隆皇帝或許以爲所有的蜂都會釀蜜。此外，南宋佚名〈丁香飛蜂圖〉中，那兩隻「急急飛向花枝，香氣撲鼻，早已垂涎三尺」的「蜜蜂」以及清髡殘〈秋蟲豆莢圖〉中，那一隻「聞香飛來，展翅低頭，貪婪饑渴」的「蜜蜂」也都不是蜜蜂。（《中國花鳥名畫全集》）

唐璐主編《中國傳世花鳥名畫全集》中的清胡慥〈花鳥圖〉，所作圖說是：「畫菊花與三隻蜜蜂，一隻俯身做俯衝狀，翩翩欲來採蜜；一隻俯身菊花花瓣上，正貪婪拾之；還有一隻聞香而蠢蠢欲動，正往溢香處飛奔而來。」可是這三隻，都不是蜜蜂，尤其是右下角「正往溢香處飛奔而來」那隻，最不像蜜蜂。

圖九　清　王武　海棠藍菊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古畫家筆下的其他昆蟲

楊大章的〈稻穗螳螂〉（圖七）無題款，畫的是螳蟲（可能是一種雌頭螳），不是螳螂。或許也是因爲乾隆戊子御題詩文曰：

八月西風稻熟時，
偏蝻長穗夥纍垂；
螳螂本不爲舉吻，
也自欣緣倒下枝。

此詩的題目又是〈稻穗螳螂〉（《御製詩集》三集），後人就以〈稻穗螳螂〉稱此畫。

古畫中也有不少蜻蜓。停息或飛翔時，蜻蜓的細長腹部都是筆直的，以保持平衡。即使是雌蟲「點水」產卵時，腹部也只下垂片刻。只有交配時，雌蟲才將腹部向前伸，把位於腹部第八、第九節之間的生殖器，對準雄蟲第二腹節腹面的副生殖器，達成授精。（圖八）可是清王武〈摹古花卉〉十二幀之十〈海棠藍菊〉畫的蜻蜓，卻腹部向前彎曲，在空中飛翔而不失去平衡。（圖九a）

宋艷艷女史的〈花卉蟲圖〉（浙江大學中國古代書畫研究中心編，《宋畫全集》）中有各種昆蟲，但是除了蝴蝶尚可辨認之外，其他的都看不出是什麼蟲。例如頁二三七、二三八、二四五、二五〇、二五二，有不少隻蟲，蟲體似蜂，但是觸角球桿狀，又像蝴蝶。頁二三八、二四一和二四二上的「蜻蜓」，除了有兩對像蜻蜓的翅膀之外，所繪的頭、腹、足都不像是蜻蜓。

圖八　蜻蜓雌（右）雄（左）連成環狀交配
荷蘭Vrije 大學Cor Zonneveld教授提供

圖九a　清　王武　海棠藍菊　局部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結語

古畫中，除非是工筆畫，運用工整、細緻、縝密的筆法來描繪景物，如五代黃筌寫花卉翎毛，因工細逼眞，呼之欲出，被蒼鷹視爲眞物，而「直入殿搏其所畫翎羽」，否則我們不能要求古人畫的昆蟲，都唯妙唯肖。南宋李安忠所作的〈晴春蝶戲圖〉，在一幅圓扇畫上，繪出了十五隻種類不同、形色各異的蝴蝶。據說雖然時隔千年，仍然能辨明這些蝴蝶，都是屬於南宋產於國都臨安（今杭州）附近的蝶種，而且還可明顯無誤地識別其雌雄。宋錢選〈摹古花蛺圖〉第十幅所畫的那隻大蝴蝶，翅上的斑紋雖然不是「寫生」，而是畫家的「寫意」，但是至少觸角還是蝶類的球桿狀。

即使宋繡《黃筌畫花鳥（二）冊》中的〈罌粟蝴蝶〉，也不見得就是「寫生畫」，因爲蝴蝶的頭、胸之間，只有短得幾乎看不見的「脖子」，不會有如此「長頸」。但是畫家們畢竟不可能也懂得昆蟲學，所以我們對古人作品中，昆蟲物種的眞實性，不必過於苛求、吹毛求疵。不過即使是畫家的題款（如本刊第三四六期拙作〈絡緯〉一文中所提的蔣溥〈絡緯〉圖）或後人的題跋（如乾隆皇帝的詩），也不見得可作爲圖版說明的依據。所以後人爲古畫撰寫內容簡介時，就必須先了解畫中景物，考證歷來所用的畫題，並尋求專家協助確定昆蟲的物種，才能正確描述作品的內容。

誌謝：本文撰寫期間，承蒙中興大學黃東陽教授、華南農業大學董曉立教授、美國國會圖書館亞洲部潘銘燊博士及林瑟齡女士協助查尋資料，Cor Zonneveld教授和林義祥先生提供圖片，又審查者斧正內容，令本文更臻完整與成熟，皆致本人之謝忱。

作者為美國農業部退休昆蟲學研究員